

官板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十一

部	冊	函	冊	數
門	三	甲	三	一
一	六	一	七	

中國文學中藏
文冊一審四部
一八二

國學

三城學
圖書館

明治十七年改

考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一

歐陽修永叔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上范司諫書

明道二年以范仲淹為給事中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
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
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
提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
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
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
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

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辯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

有司官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名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

吾宋人史文讀本 卷十一 二

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之闕失即借往事以形之故今天子以輕軒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待之謬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前已說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遠此尺游泳以收之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總收全文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非范公竟不能諫。遇賢者自責之備也。文之往復
曲折步步相生。節節相引。老泉所謂紆徐委備。無
急言竭論者耶。

與高司諫書

名若訥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
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
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
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
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
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
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
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

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子之無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

以上不甚
緊要文境
亦平衍

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幸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

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負責以為不賢亦不負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

此書下開
卷八十一
唐書

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

若訥果以此書上聞歐公遂落館職責授

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語云怒不作書洵然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

夷陵令尹殊亦貶官

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此石守道四賢一不肖之詩所由作也稜角峭厲略無委曲憤激於中有不能遏抑者耶而歐公亦貶斥矣○公是年只三十歲氣盛故言言憤激不暇含蓄

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耳。
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
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痛為文人下至棄百事不
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
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易
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
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
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
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
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力

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
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克焉。雖行乎
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
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無論
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
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
焉。幸甚幸甚。

道不足則溺於文。引孔孟以証。見足於道者不求
文而文自至也。夫道不足而強言。且不可况裂文
與道而二之乎。讀難工可喜易悅自足二語為之

爽然○韓子云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柳子云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夫六經之旨道也。先誠其中者道也。合之此書。學者不當從事於語言之末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 '地', '人', '道']

答祖擇之書

修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冊。諭之曰。一覽以為如何。其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

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已上言師道立故與其當時之事後
學者有守有用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
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
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
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
義愈明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
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
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誦
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為文用
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

世之入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為足
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
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源
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
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
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
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
者當師經師經篇上意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
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
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

吾史... 卷一

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經在即聖人在。故當師經。然第墨守而不求其義。蘊終於拘執迂闊而不知所用。與無經略相同也。公一一指點。不翅傾倉倒困而出之。倘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耶。

與張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覆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閱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分轂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

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邱，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

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闕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

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夫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

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其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文境少平然論道切近足以鍼砭驚高遠而入虛無者乃近今學者舍人倫日用而談太極太虛三尺童子皆然此亦渺茫之漸也安得如歐公者起而鍼砭之耶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脩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脩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堯道中絕之際。竒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托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舍。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

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

卷之二 史記 卷之十一

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則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元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年。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五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元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得博意。孟。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考。古。者。須。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

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補前序所未言。讀至後幅。令人啞然失笑。

時子美兼
進奏院
中養神例
費故紙錢

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
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
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
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
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
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
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
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
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酒食之過。至廢為民
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

為飲燕費
子美承例
請諸名流
李定欲與
會而子美
却之。王拱
辰李定輩
彈奏時館
閣之士罷
逐一空。子
美除名為
民社。和公
亦罷相。

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
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
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
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
詩。雜文。時人頗其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
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
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
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
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
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

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
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為范文正公杜初公諸大臣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
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子美為根而累
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
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
子美獨不幸死矣嗚豈非其命也悲夫不願其
公哭蘇梅二公詩比於黃河一千年清岐山鳴
鳳不再鳴傾倒至矣序中極言有文無命徘徊惋
惜令後人讀之猶覺悲風四起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
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
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
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內有憂思感憤之
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
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
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
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

唐文苑英華卷之十一
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傳世行遠之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

玩今年五
卜句知序
為生時作
也結處其
後十五年
聖俞卒於
京師云云
知他時補
書於序後
也細玩自
明

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各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窮而後工。與作為雅頌。以歌咏功德云云。後人襲之。已成熟徑矣。及讀歐公文。彌見其新。以往復容

與一片神行襲者徒得其貌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
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
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
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
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
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
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
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

晉天八家文讀本 卷十一

唐宗室... 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其文章尚
行文淺深法 鄰幾亦坐... 事落職
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為
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
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
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
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
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
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
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議論
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

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
於有感而云然

為亡友志墓為亡友序遺文本人生極傷感事故
言言悲切○前半只大概說暗藏鄰幾在內此又
一法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
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
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
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
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
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

曼卿字晦之
華陰人
世為隱居
不與世接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
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
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
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
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
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

兩行中寫
盡盛衰俯
仰頓挫并
插入自己
激楚聲

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
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
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唵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
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
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
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
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
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絕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
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素尚
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

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崒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
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
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從己引出曼卿從曼卿引出秘演為浮屠人作序
自應留己身分也盛衰死生之感不勝嗚咽

蘇東坡八家文讀本 卷十一

手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
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
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
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
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
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
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
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
責今人之必然邪接上奇偏見胸有經緯非大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
之務當世之利病與之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

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
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
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
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
其志矣

同是借曼卿作引而序秘演文以死生聚散着筆
序惟儼文以其有用世之志着筆機局變化略不
相似○序中略帶傳體又是一格

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
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
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
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自朝廷
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
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紀未必不有取於斯焉
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
風曝茹檐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
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稿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
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

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云爾

翰林無文章宋代已然牽於應用常格不得不然
也抑揚顧盼絕世文情末段鹿門以俗韻貶之殊
為未允○予為翰林學士一年任起居注四年時

際

聖明喜無青詞齋表之作今院吏所掌以日次之者
無遺略也惟是懸車以後不無玉堂天上之感讀
歐公作為之憮然

再定八家之讀本

卷十一

年不

畫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以非工也

知公并處之... 無生常入... 此其所以... 資笑... 因... 世...

正黃庭經序

託言以破愚惑。無仙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_{實三}止三十。斯二人者。

吾家入家讀書本 卷十一 註

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病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病，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

唐李少翁之言

三

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

唐李少翁之言

三

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黃庭正旨乃談內養而稍近於理不惑於神怪者
處處以道之自然說入而以妄意貪生者反觀見
雖非道之本旨而立說不乖於正則彼術中猶有
可取也未一語仍歸入道之自然并將養生撇去
則學仙之妄不待言矣

士養主之書也其類專於養內之性也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
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
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
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
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
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與前關照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及無力二層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嶧。

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有學問不然收藏家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前說天下無難聚之物。後說天下無不散之物。好

古之識與達人之見。並行不悖。○蘭亭殉葬。殊為至情。及讀結意。又爽然自失矣。

... 蘭亭殉葬。殊為至情。及讀結意。又爽然自失矣。... 蘭亭殉葬。殊為至情。及讀結意。又爽然自失矣。...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馬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引為修身之証

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余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白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推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先以三不朽並提，後說言事為輕，修身獨重。後更說言為尤輕，直向文章家下一針砭，文情感喟，歛最足動人。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大祖伐蜀
王全斌由
鳳州入曹
彬由忠州

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
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
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
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
是前後文過峽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
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
上沂江流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忽然而迴合當王師伐蜀
時兵出兩道今屬陝西漢中府一自鳳州以入四川重慶府萬州今屬西川夔州府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
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
然而賦矣

從宋祖平蜀說入似閒閒敘事後忽借作收拾於
寧親意在隱躍間布置高絕

幽憂之疾本莊子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
 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
 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
 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
 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
 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竒孤子屈原忠
 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
 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音易之憂患詩之怨刺
 樂之哀怨
 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
 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
 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
 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
 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竒孤子屈原忠臣
 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
 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音易之憂患詩之怨刺樂
 之哀怨

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
 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
 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
 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
 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
 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竒孤子屈原忠
 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
 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音易之憂患詩之怨刺

唐書八家文讀本卷十一
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
鬱寫其幽思則感入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
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廢調為尉於劍浦
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
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
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
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
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樂之不以琴為其
琴之理亡矣今之琴聲古之俗樂也誦此文及伯
牙水仙操令人置身三古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二
歐陽修永叔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
從。天。子。咨。治。說。入。是。是。時。建。學。緣。起。非。
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出而書以對八
泛。作。寬。勢。
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
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
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
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
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

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甍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

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巖巖翼翼壯偉闕燿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所以立學之故歸本性善能見其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

此段寫上政之成有西

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
京氣象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
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
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
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
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
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唐天寶兵亂以後學校久廢至宋仁宗時納范文
正公之言天下始得建學入手自應有此一段文
字次叙立學次說王政之成并己之樂觀其成渾

厚朴茂弘我漢京歐文諸記中極推典則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持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伏同樂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南唐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儲云承上句推厚自唐失其政海內

唐八家文讀本

卷十二

三

分裂天。下。之。所。自。平。埽。美。本。朝。有。識。有。體。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文。家。詠。歎。法。憑恃險阻剗削消磨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今滌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
 不至寫。民。情。豐。樂。由。于。大。下。之。太。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
 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
 於山谷之間夏。秋。冬。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
 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子遊也因為

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
 樂者結。天。下。之。平。久。矣。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
 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記一亭而由唐及宋上下數百年之治亂羣雄真
 主之廢興一一在目何等識力中間休養生息一
 段見仁宗之滋培元氣養以雨風子孫不用更張
 隱然言外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
 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
 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
 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
 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
 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
 常以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
 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
 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

偃虹隄記

子京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
 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
 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
 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
 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
 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
 常以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
 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
 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

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其謀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

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嘗至於怠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畧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繳慮始及工制之成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繳惠利及來者之修復以不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繳作記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二
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云滕子京謫守郡之明年
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則建隄其一也篇中嘗顯用
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云云有惜其小用之而
未竟其材意然隨所設施利及民物其人亦足以
傳矣叙次簡老波瀾動宕通體無一平直之筆是
固為高文也

首章有地
有湖山美
東南第一
州句

有美堂記 在吳山之巔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
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
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
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
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
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
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
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
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二

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

子嘗登吳山西眺湖波澄泓金碧繡繪東望江流銀潮如馬浩淼無極而下則紅塵四合萬家煙火收之襟帶間如置身圖書讀此文令人追憶昔遊也

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吾家八家文讀本 卷十二 九

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與疾沒世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

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跌宕多姿。○史光祿是主意。然只用澹澹着筆。迴

統叔子別於俗下入文字

其意然只用熟讀善學與
其意也元凱雖功於石一
之至其平數與與與自
與夫草木無點其香露
既其矣此集人與所為書
先難在愛味而樂之以此
之風而襲其意雖明其
其習不損也此亦來以
又始始其事然亦以與

真州東園記

今揚州儀真縣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瀾荆湖發運使
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
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
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
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
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
流水橫其前清池漫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
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
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蓉菱

唐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二
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
交陰從前此廢營著意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楠水光
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
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
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鼉鼉鳥獸之嗥
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
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遂魚鳥
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
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概焉
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

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
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
時記之故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
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
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
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
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韓公新修滕王閣記絕不着景一則己未及遊一
則備見於前人賦記序中也此於圖畫中已嘗寫
景然只就子春語指點物象故面目各異而神理

見家傳所載足以補闕正訛與史並行不相妨也此公作史詳慎意

唐書八家文讀本卷十二
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

插入自己用奇取勝在內文家用石用縱

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十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法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子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

唐書八家文讀本卷十二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一
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
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
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
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
寺者又得公畫象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
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
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
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
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止論使然歟書已百餘
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

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
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
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唐荆川云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略二段是言
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五
段是寺中畫像之事通篇以忠節善戰分兩項然
不見痕迹
此與昌黎書張中丞傳後同是表章軼事而各極
神妙○作記之意因德勝之戰與己用奇取勝之
見相合借此發揮精采倍加是為神來之候

見前合前此發解其時以長為本來之...
 其言全唯三四其意則長言其善出...
 其善出... 其言其善出...
 其言其善出... 其言其善出...
 其言其善出... 其言其善出...
 其言其善出... 其言其善出...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剗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

卷十一
 七

唐。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
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
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
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
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
疑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
有不和而疑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
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余嘗
辨折鋒快。真乃比於武事。不如此不足以破愚民
之惑。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
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
遊其家。見其敝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
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
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
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
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
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
七。試於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

以歐公之
學猶必成
進士始學
古文則時
文之毒入
也深矣

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于是而止耳。因怪時人之不
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
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
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
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
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
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
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
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
其理有當然者。昔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

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
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
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
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
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
名利。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
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
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
繆。猶多此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
其最後卷缺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

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孟子後韓子繼其緒。韓子後歐陽子繼其緒。故韓子盛稱孟子。歐陽子盛稱韓子。不忘得力所自也。今有人得八家之粗。即力攻八家之短。吾不知其何心矣。噫。不急急於目前。必有成於異日。讀書求道無不皆然。歐公特於此篇發出。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巨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
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
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
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
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
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
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御

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
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
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
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
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
使驛名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
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
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
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
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事名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
 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
 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
 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
 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
 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
 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
 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
 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
 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

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
 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得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
 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
 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
 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
 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
 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
 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
 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
 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眾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

相臣首重
薦賢故先
叙

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
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
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知此
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
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
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名不知其
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其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
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
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

輔儲德服
西夏杜欺
罔抑宦官
四項一處
叙

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
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
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
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
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
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
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
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

免失火罪
免方七株
連朝士罪
兩項一處
叙

此一事保
全者眾故
詳叙

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

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病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

此補叙家
政先國後
家見公私
次序

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

得奉詔作文之體

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為銘詩以彰必如此方收得通篇佳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裏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歌詩以諗廟工每段中各有綱目通體中有大綱目此大將將兵大匠造宮法也端莊肅穆亦得江漢烝民氣象就其中薦賢一事所以樹人所以保子孫黎民者在此文中首及之彼身為大臣而保全祿位不引一人者獨無媿於中邪○文正生平惟不諫天書

唐文粹卷之十一
文正公集卷之十一
蘇

為白麟之玷。然疾革時已顯言已失矣。在宋朝自應為大人物。錄歐文者。祇及友朋志銘碑版。大文俱見遺也。存此及晏元獻范文正等篇。使學者知所楷式。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通。篇。著。意。舊。學。意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勅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見公為恨。贈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

年三月癸酉葬公於許州陽翟縣東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

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

太夫人。姓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名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

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

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母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

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官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

唐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一
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

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公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

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

嬰稱於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子聖考。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通體從舊學。作意晏元獻無甚顯功。然能使眾賢聚於朝廷。則薦賢為國之功。不可泯也。奉詔撰文。

自應端重醇正得雅頌之遺

不阿外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

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

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

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

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

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

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

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
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
齡為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
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
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方
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

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名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
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
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
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
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公口之公獨以謂太后
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
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
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
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
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

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名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

延慶三州
城築管屯
川類敘

延州分將
練兵又抽

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每段先提後叙此步勒法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

出叙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二
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二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

刺鄉兵用
熟羌又用
補叙

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

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

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祭具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穎州，肩輿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恤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

妻子僅給衣食。世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眾。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講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其繫天下家國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其初其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

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非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公有志於平治天下。而屢起屢仆。以小人妒嫉之者眾。非天子知之深。幾不能保全。始終矣。銘詞中益露其旨。無限惋惜。無限徘徊。令讀者於言外得之。義田饒窮族。亦事之數本者。而文中未及以公施於天下者。大濟一族者。姑舍旃也。此歐公識重輕能裁割處。

精義公...
卷十二
...

重...
...

公...天...音大...
...

公...天...音大...
...

公...天...音大...
...

公...天...音大...
...

公...天...音大...
...

公...天...音大...
...

公...天...音大...
...

公...天...音大...
...

公...天...音大...
...

公...天...音大...
...

公...天...音大...
...

公...天...音大...
...

公...天...音大...
...

公...天...音大...
...

